这不是我儿子一个人的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 言

李琰斐管过很多“闲事儿”，最近，因为儿子管闲事儿，他被叫到了派出所。

2020年10月14日晚，李琰斐和妻子接到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某派出所电话，称他们15岁的儿子李虎（化名）涉嫌殴打他人。赶去领人时，李琰斐得知，当晚7点左右，李虎在上海市奉贤区某酒店大堂看见一个男子抽烟，上去制止。

“岳某拒绝接受规劝并推搡李某，李某挥拳击中岳某面部。”奉贤警方在后来发布的警情通报中写道，李某因挥拳击打对方而手掌受伤。

一看见儿子的手肿成面包，李琰斐急了。

不是心疼，是生气。李虎是网球运动员，错过比赛是小事，影响职业生涯咋办。

“就算熏着你了，你不会走？躲着他不行吗？”从派出所到医院验伤，40多公里的车程，李琰斐不停地埋怨儿子多管闲事。父子俩肩并肩坐在汽车后排，这位父亲忽然发现，儿子脸上满是泪水。

“凭什么他做错了他不走，要我去躲着他？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父亲答不出，敷衍道：“成年人的世界里哪有对错，只有利益！”

李琰斐 受访者供图

对 错

事后，岳某被鉴定为轻微伤。而李虎做了手术，打了钢板，“半年内不能运动了”。

办案民警建议李琰斐赔偿以寻求和解，否则依据惯例，李虎可能面临行政拘留的处罚。面对岳某提出的5万元赔偿诉求，李琰斐想查看事发时酒店的监控录像，“看看我们错到什么程度”。10月底，他在多个角度拍摄的画面中看到，李虎是在被岳某不断推搡后，击出的那一拳。

“我儿子这属于正当防卫。”本打算赔钱了事的李琰斐连续发出微博，呼吁警方依法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根据《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任何个人可以要求吸烟者停止在禁止吸烟场所内吸烟。

这些微博引发了近2000万人次的围观，其中有网友认为，15岁的少年为禁烟挺身而出是见义勇为，出手属于正当防卫。

11月27日，奉贤警方公布了现场监控视频，认定李虎存在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因情节较轻，对他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而岳某的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给予警告处罚。

李琰斐向奉贤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于日前被受理。在他看来，未成年人制止对方的违法行为而遭到推搡威胁，在已经主动离开的情况下，是对方仍然纠缠，使冲突升级。

有人劝他删帖，息事宁人，在征求了儿子的意见后，他拒绝了，“这不仗义，消费大众感情，是对公众不负责任”。

“你们很酷。”李虎那天对父母说。15岁的少年看上去十分腼腆，性格也内向，赢球时都很安静。李琰斐说，这是处在叛逆期的儿子对父亲少有的肯定。

他曾把这件事发给读研时的室友。室友说，1997年在宿舍，李琰斐听到《水浒传》主题曲，露出令人难忘的笑容。“现在你孩子就是这样，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当初埋怨儿子多管闲事的老爸开始思考，孩子的这次挺身而出可能与自己有关。事发当天，他曾坚持要儿子认错。

“换你，你怎么办？”李虎不认。

“换我就不会出这个事儿。”李琰斐说，“我可能嘴上咋呼咋呼，找机会我就跑了。”

“刚刚在医院，有人插队你就管了。”

那是李琰斐下意识的动作。他身高1.78米，国字脸，身材健硕。右眼眶处有个伤疤，那是2005年他在电脑城拒绝商家强卖产品被殴打留下的。

他曾在电梯里劝阻吸烟者，让地铁爱心专座上的年轻人站起来让座。他常管这样的事，“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就要说出来”。遇到电动车开上人行道，他也要管，为此挨过骂。

因为面相粗犷，李琰斐管起“闲事儿”来往往具有威慑力，也很少吃亏。事实上，他是个地道的知识分子。1993年，他在河南郑州参加高考，考入南开大学，后来又考上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他一直在电信行业工作。

小时候他听收音机，喜欢讲时事和法律的节目。父母书柜里的旧书，他读了一遍，记住了“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在南开读书时，他在学校食堂的米饭里吃到过石子，便去质问食堂的管理人员，得到的答复是“学校那么多人吃，不可能一个个给淘干净”。李琰斐于是写了一封信，通过学校邮局寄给校长。没多久，食堂管理员到宿舍找他当面道歉。

教室的墙上贴“吃东西、扔垃圾，罚款××元”，李琰斐对同学说，学校不是执法机关，没有罚款权。尽管他见过有人真的被罚，但“从道理上是不对的，写都不能写”。

出头鸟

12月初，奉贤区文化和旅游局对岳某和涉事酒店作出了行政处罚，因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且不听劝阻，岳某被罚款200元；因未履行对吸烟者进行劝阻的义务，酒店被罚款5000元。

住院时，李虎曾向父亲表示，“没想到打人一拳能把自己弄骨折”，但他始终觉得自己没做错。

最直接的影响是，他错过了全国网球青少年排名赛上海站的单打半决赛和双打决赛。

事发那天上午，李琰斐刚把李虎的资料发送给欧洲一家网球学校，“有些事情你管不过来，你的目标是职业运动员，不是禁烟管理员”。

“我看不起你。”李虎答。

现场监控录像被公布时，不少网友留言夸奖这个15岁的少年。“什么‘小英雄’，就是个孩子，有不少小毛病。”李琰斐摆摆手。

2012年，李虎开始学习网球，2015年，他已经在上海市的青少年比赛中崭露头角，入选专业训练的名单。即将告别家门口的老球馆时，李琰斐看到公告，称有专业球队即将搬迁至此，网球馆不再对外开放。

那时，球馆的费用每月只要600元，周围的居民也喜欢来运动，相继有100多个孩子参加网球培训。和李虎同班的就有30多个，他们即将无球可打。

有关部门开了说明会，向家长解释，场馆改造和封闭组织过专家论证，替代方案是在5公里外另找一个场馆给孩子们。

“5公里对小学生来说有点远。”家长们不满意，可没人愿意站出来，李琰斐做了“出头鸟”。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这家网球馆的所在地，是上海市政府规划的公益健身用地。李琰斐找到《上海市市民体育健身条例》等文件，花了两天的业余时间草拟了一封信。

这封信中，他列举了改变公共体育健身设施使用性质的规定，认为场馆的改造和封闭违反了有关规定，在当时的上海，普通市民的健身场所不够，而专业场馆没有稀缺到专业网球队要和普通公众争夺运动场所的地步。

他把信发到家长群，希望大家签名，再递交给体育部门和分管副市长。他没想到，相当一部分家长不愿意参与，而是让他自己试试，成功了就“搭个便车”。

有家长看到信直接推辞“别找我”，有的答应要来签名，却以在公司谈生意为由爽约。有人用“你太天真”的表情包嘲讽李琰斐，因为他在群里发言说，“这是国家的体育场地，体育局只是负有管理的义务”。

最终，他还是征集到一些签名，把信递了出去，还在网上发帖、找媒体。几个月后，在电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中，上海市体育局负责人表态，经研究，在保证专业队训练的基础上，场馆也向公众开放。

青少年班保留下来，孩子们还有机会打上改造后的红土场。只有一位家长私下给李琰斐发微信，“都是托你的福”。

“有一点点失落。”李琰斐说，李虎已经被选拔到更专业的队伍，这事本来跟他也没关系。不过，事情的解决还是给了他成就感，他自豪地讲给儿子听，记得孩子当时没什么回应。

回应的方式不一定是语言。

去年春节，李琰斐的父母来上海团聚，一家人到浦东游玩。街边，一条白色泰迪犬突然冲出来，吓了老人一跳。

李虎马上走到狗主人面前说：“遛狗不牵绳，这是不文明的。”对方是位老太太，争辩道“我的狗从不咬人，大家都很喜欢它的”。

李琰斐赶紧把儿子拉走：“老太太冲你发脾气，都没法还口，万一人家有个好歹怎么办？”

合法权益

当了父亲以后，如果儿子在身边，李琰斐看到“闲事儿”会少管。他明白，在很多人眼中，自己是“刺儿头”，但他不想儿子像自己一样，“毕竟年龄还小，能力也不够”。

李虎常去奉贤体育中心参加比赛，总住同一家酒店。李琰斐曾特地叮嘱儿子，“一些社会人士，你要敬而远之”。他没想到，儿子管了“闲事儿”还受了伤。

监控画面显示，李虎当时正在酒店大堂休息区看书。岳某在不远处点起一根烟，李虎先是向酒店前台服务员投诉，但服务员没有作为，此时少年来到岳某面前，指着墙上的禁烟标志劝阻。

岳某把烟摔到地上，动手推搡李虎，另一白衣男子上来劝架。等少年退回自己桌前，岳某又追到他身前拉扯，李虎出拳打在岳某面部。

后来，李琰斐才从儿子口中得知，那天下午他在电梯里就遇到有人抽烟，但忍住没说，晚上这次，他实在没忍住。

《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要求，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在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公共场所、人群聚集的公共交通工具等候区域等室外区域同样禁止吸烟。

资料显示，我国已有20多个城市制定了地方性无烟环境法规、规章，其中北京、上海、深圳、西安等市已实施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国务院法制办曾于2014年11月24日公布《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几经修改至今未能出台。2016年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推进公共场所禁烟工作，逐步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奉贤警方在通报中提醒，市民对于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且不听劝阻的行为，可通过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或者相关行业监管热线进行举报。但李琰斐曾注意到，有志愿者在饭店发现吸烟者时马上拨打了“12345”，5天后执法人员才去现场，“未发现其吸烟”。

2018年，李琰斐和一些家长交流发现，网球圈里的孩子几乎都到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通过测骨龄预测过身高。他和李虎是2015年9月去的，10岁半的李虎身高已经有1.58米，在李琰斐看来，儿子的饮食营养也好，未来的身高“怎么都会超过1.8米”。

不料，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他，李虎的骨龄已经超过13岁，未来的身高最多长到1.74米左右。对方表示，这里有“神药”，可以帮助提前发育的孩子调理发育进程，不过只收现金。

6000多元买的两种药，一种难以下咽，李虎只吃了3天，另一种喷剂外包装印有单词“Hormone（荷尔蒙）”，李琰斐没敢给儿子乱用。

只吃了3天药的李虎，在3年后身高超过了1.8米，远超被预测的数值。如今，这个少年身高1.87米。有家长告诉李琰斐，自己的孩子停药半年，到该研究所复查，仍被告知，服药效果很好，应该继续服用。

意识到有问题后，李琰斐通过“12345”投诉，要求对方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欺诈行为的规定，“退一赔三”。隔了很长时间，对方回复，钱可以退，但只退药钱。

此时，已经有8位家长反映自己有相似遭遇。

“这涉及很多孩子，我要把它的渠道斩断。”李琰斐质疑这种先测骨龄再卖药的经营方式，可实际操作起来，却并不简单。

他去过上海市卫健委举报涉事机构“非法行医”，去过市场监督部门举报“非法销售假药”，去公安部门的食药监支队报过案，甚至到检察院提供过公益诉讼的线索。

有家长在意研究所的官方背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有家长告诉他“吃都吃完了，瓶子都扔了，手里没证据”，最后愿意作证的家长只有几个。

身边的亲戚朋友也劝他“算了吧”“不要牵扯太多精力”“忍忍吧”，他说“我觉得总有个是非，总有个对错”。

他向媒体爆料，经《新闻晨报》调查报道，所谓的“神药”其实是一家中医院的内部制剂，主要功能为“滋阴降火”。上海市体育局随后通报，叫停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科研人员方某涉嫌违规进行骨龄测试咨询和出售药物的行为。

上海市卫健委对该所和该人员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行为作了行政处罚。为了了解处罚的最终结果，李琰斐还专门申请了政府信息公开。对于退款和赔偿，他认为这是他“该拿的”，可他又怕别人误解，“天天张罗这事就为了钱”。

他时常警惕，不能“一辈子去维权”，“我毕竟是有工作的，比如老板发我工资，我把事情做好。工作中同事间的矛盾，顶多只是道德上的问题。”他说，“那些不牵涉公共利益，不值得计较”。

这个中年人有着自己的社会经验，跟政府机关讲理，“起码没有人身伤害的风险，遇到那些流氓就不一样了”。事情发生后，他跟儿子讲了许多这方面的事，“不是圆滑，想让他保护好自己。”

十几年前，他曾在派出所门口抓过小偷。“别的地方也不敢，在派出所门口安全一点。”没几天小偷放出来了，两人在街上擦肩而过，走出好远，各自回头对视。李琰斐感受到威胁，没敢再管，甚至出门都要带根棍子。

2005年，为了记录刚出生的李虎的成长历程，李琰斐在一家电脑城购买数码摄像机，没想到遭遇商家强卖，被两名营业员抡着椅子追打，“一下就砸蒙了”，满身是血，右眼泪管都断了。后经鉴定，构成轻微伤。

他坚决要求肇事者承担责任，但对方一人的鼻梁骨断裂，也被鉴定为轻微伤。这场冲突被认定为“互殴”，警方建议李琰斐和解。对方赔了5000元手术费，李琰斐没法接受。“把你打一顿，然后扔点钱，让你自己看病去吧，这事就算了，这对我是种侮辱。”

他花了一年的时间讨说法，他不明白，遭遇殴打，没办法预见会遭受多大伤害，怎么就不能反击。妻子劝他算了：“你当时花点小钱把它买了，不就没事了。”

“家人没有经历过，可能很难理解那种屈辱。”李琰斐说，他试着理解儿子的感受——面对两个成年人的推搡，在无措中击出一拳。

2020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及七个典型案例，对依法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作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定，为正当防卫的“实践纠偏”提供了指引，提出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

他据此向奉贤区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希望能为儿子取消这个处罚，如果失败，会再提起行政诉讼，“至少把这个流程走完”。

近2个月，他发了100多条微博，全是关于这件事。他没有“炸刺儿”，耐心地向几乎每一个质疑儿子的网友解释。

“希望能推动一点点进步，这不是我儿子一个人的事儿。”

奉贤警方公布的视频截图。

且知

□ 李新玲

老顽童周伯通被黄药师困在桃花岛上十几年，闲极无聊自己左手打右手，创造出左右互搏术，堪称“金庸武学体系”中的绝顶功夫。

如今，AI（人工智能）这个无影无形的能耐人也开始了这一修炼。自从4年前打败人类围棋高手之后，AI在很多领域都开始大显身手。虽然在有的岗位上只是助手，但确实替人类干了不少活儿，而且未来可期。不过，它在人类的设计和指挥下，有些无奈。你看，一边无人驾驶，一边还得智能疏导交通，自己指挥自己；一边功能不断增强，一边还得增加安全防范，自己给自己当保安。

比起人类发展，这些还是小事。大事上AI也开始操心。

“AI媒婆”在日本上岗了，估计还有公务员“编制”，因为这是日本政府推动的。为了应对少子化，政府出钱推广AI支援各地的婚配事业。

据报道，这种“AI媒婆”其实已经在日本十来个县“入职”，并且成效不错：埼玉县在2018年导入AI婚配，在2019年度结婚的38组新人中，超过半数新人的介绍人是AI；爱媛县的结婚率也从13%提高到了29%。

人工智能的基础是数据，这种AI媒婆与传统媒婆本无二致，差别无非在于，传统媒婆掌握的俊男靓女信息都存在脑子里或者记在小本本上。不过，AI婚配，除了年龄、职业、相貌、学历、收入等硬件期望条件之外，增加了一项“价值观测试”，使用者会被AI“刨根问底”。例如，通过一些问题，来判断你是想把高智商排在第一位，还是把性格随和活泼当成首选。

收集到相关数据信息后，AI就会进行一系列的推论和判断，对系统内的各种综合信息进行逻辑化地分析。这种心灵拷问，能够让心心相印的男女走到一起。

早在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就提出了情感计算的概念，试图让计算机识别、理解既而能表达人的情感。会聊天、唱歌、写诗、绘画、推销商品的AI机器人，就是这一技术的应用。AI工程师们当然可以运用积累的择偶、婚恋方面数据，计算筛选，匹配合适男女。

不过，对于该媒婆是否能够应对少子化，还是得打个问号。

日本的少子化已经到了严峻的地步，根据厚生劳动省发布的人口数据，2019年日本出生数为86.52万人，连续4年为史上最少。而据12月28日的媒体最新报道，截至目前2020年日本出生84.8万人，比2019年又少了约1.7万人。15岁以下儿童人口，连续40年减少。

生育率低，是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都可以解释的社会现象，是科技进步产生的副产品。公认的就是人是经济理性动物，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公民特别是女性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的生育愿意就会降低。生活节奏快、房价高企同样是影响生育的重要原因。

低生育率，日本不是垫底的。2018年韩国总和生育率0.98，成为全球第一个生育率破1的国家。按照人口学的标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保持正常的“人口更替”、保持上下两代之间人口的基本平稳，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也就是一个育龄女性至少生育两个孩子。从历史和国际社会经验看，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下滑至1.5以下，就有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日本、新加坡，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生育率都在全球倒数，也都在警戒线以下。搞教育研究的学者发现，这些地区也是世界上中小学生课外补习率的高地。教育压力下，让这些地方的适龄人群不愿生、不想生、不敢生。

每天6点多起床，把小孩送到学校，下午放学后，再把孩子送到课外辅导班；周六周日奔波在一个课外班到另一个课外班的路上；打开电视，不是某某帮、就是某辅导要么就是某某搜题的广告……吊诡的是，这些辅导产品也都请了“AI”助力，都号称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融合，助力孩子成长。

这就有意思了，如果我们也研究个“AI媒婆”出来，解决剩男剩女问题，照现在的情形八成是PK不过这些AI劝学的，前一个想让人结婚生娃，后一个辅助培养“牛娃”。一手劝婚，一手劝学，当真是左右互搏。

所以，爬出“低生育陷阱”或者“低生育深渊”还得人自己爬。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才是关键，能够让年轻人乐生愿养，养大了娃还能自食其力，这方面的政策制定AI应该能帮上忙，促进优质资源共享、提高教育公平、实现个性化教育，而不是为教育“军备竞赛”推波助澜。

等到这一届靠AI婚配的年轻人老了，还要指望AI陪护聊天、洗衣做饭、外出购物、健康监测呢！

一不小心在健康宝上“坦诚相见”

□ 王景烁

明星们再一次展示了脸的力量。

前两天，据红星新闻报道，有人正大量售卖明星健康宝照片与查询方法：“1元购买健康宝查询方式”“2元70多位艺人健康宝照片”“1元1000多位艺人身份证号”等。

我没花钱，按文中所述查了查家人的信息，真查出来了。

这条新闻成了当天的热门话题，晚上，健康宝团队迅速反应，修补了程序漏洞。据报道，北京市公安局已对此事介入调查，相关情况已反映到相关部门。

健康宝是北京市大数据中心依托北京市防疫相关数据和国家政务服务平台，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推出的小程序，相当于北京居民出行的“通行证”，上个班、买个菜、逛个街，一天打开个好几次很正常。

这一天，有人发微博全面系统地点评明星素颜，也有人明知传播和出售个人隐私信息有违法风险，却默默打开“照片合集”。像为数不少的网友表态时说的，“道理我都懂，但还是忍不住看了”。

别只当瓜吃，这不只是一则娱乐新闻。个人信息泄露是个老话题，我们无数次讨论、谴责，但每当新场景出现、新技术盛行，时不时出现新的信息流出方式。

很多人都曾关心过，健康宝是否会造成信息泄露。北京市政府公开回应过，收集的所有信息仅保存于北京市政务云且仅用于防疫追溯及相关工作。

本来，这程序挺有人情味。健康宝有“老幼健康码助查询”“他人健康码代查询”功能，解决一些人不便使用软件和忘带手机等问题。不属于老人和孩子的，他人代查需要本人的人脸识别授权。此前泄露明星私人照片的渠道并不显眼，藏在“他人核酸检测结果代查”这项服务中，只要输入姓名和与之匹配的身份证号，忽略程序人脸识别的要求，还是能查到结果。

几个月前，我朋友圈里的好友争相转发一篇吐槽热文《你在北京健康宝的照片有多丑》。作为一个有偶像包袱的P图爱好者，我在社交网站上发图有严格的编辑审发流程。P脸都是太基础的操作，散乱无章的头发要P，扰乱背景的路人要P，阴天能调成晴天的配置，较起劲来，我连云的形状都P。

疫情期间出行，情况特殊，我不奢求健康宝照片能和朋友圈相册媲美，只求不要太恐怖。

在照片栏里，我整个人呈俯视状，格外雄壮，口罩挂在一边耳朵上，真让人社交尴尬。每次走到小区大门口，我打开手机往保安侧一斜，之后秒关闭，进门进出了做贼的感觉。约会朋友，我也纠结，万一照片被看见了，简直不好意思叙旧。

最开始，谁都以为那就是简单的一个“码”，没化妆、没洗头不算什么，有人正打呵欠，有人戴着粉红色的浴帽，有人刚好晃了晃脑袋叠成重影，有人卸了妆只剩一半眉毛。还有人正在如厕，背景是谁看谁懂的卫浴瓷砖。

那张用于识别的照片成了个人最常用的“电子名片”，更有某网友称，公司要求将其打印下来交给楼下前台登记。

健康宝一度被称为比身份证还厉害的“照妖镜”，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能在照片前人设崩塌。直到健康宝迭代、推出重拍照片的功能，上述吐槽才告一段落，一定也有人嫌麻烦从未补拍过。

我看过媒体报道北京健康宝的开发过程。中关村科学城城市大脑股份有限公司CEO李浩浩曾表示，他们在大年初一接到任务，为了赶在复工复产时推出，团队的成员平均每天只休息3个小时。

一位回农村过年的技术人员没带电脑，跑到村里的小卖部蹭了3天。一对夫妻分别负责产品设计、后台开发，有天半夜都在开会，孩子被吵醒大哭，没人去哄。

有了健康宝的北京居民不需要到哪儿都背着纸质版健康证明，人们进出公共场所、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抬手之间，信息到位，避免接触传染，牵引人流复苏。北京健康宝小程序获2020年中国设计红星奖原创金奖，CEO李浩浩获全国抗疫先进个人。

如此重要的它，也承载人们的挑剔和期待。我们积极配合抗疫，公共利益前可以适当让渡些个人隐私权利。如今看来，疫情防控常态化成为趋势，健康宝需长期运转，也就需要不断更新完善。

面对它的镜头，我不需要美颜功能，能松弛一些就很好了。那些重症病房的医护、奔波万里的志愿者、城市水电的工作人员，谁在忙碌时有心思精心装扮且摆拍呢？只是别让人毫无防备地事后惊诧，别让信息泄露和买卖有隙可钻。

对健康宝，我还是持乐观态度。从1.0到3.0版，它完善了照片更换方式，还多了通知栏及留言栏，方便和用户沟通。我坚信，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更完善的4.0版。

比起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不少明星靠“脸”吃饭。泄露素颜照，是不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生产工具呢。

我和年轻朋友讨论得热火朝天，走进办公室，一位姐姐仍然一脸茫然。她理解不了为什么我这么在意自己的脸，我也无法认同她的无所谓。可能还是结果导向，毕竟她真人还没有健康宝照片好看。

其实，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没有明星和普通人之分，这项权利平等而重大。我还是在意我的脸，真不是因为我爱美，也不是因为戏多。